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轮回

(一)



石楚◎著

海南出版社

中国历代战争纪实丛书

轮

回

(一)

石楚

著

海南出版社

目 录

引 子	并非神话	(1)
第一章	两个太阳	(8)
第二章	祸起萧墙	(55)
第三章	大漠孤烟	(93)
第四章	妖雾重来	(117)
第五章	野火春风	(154)
第六章	大海作证	(181)
第七章	喋血关外	(223)
第八章	大明挽歌	(271)

引子 并非神话

历史永远记下了这个改变了时代进程的日子——公元 1368 年 1 月 23 日。

曾几何时，来自大漠的盖世英雄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，骑着票悍的骏马，挥舞着闪亮的战刀，在欧亚大陆上纵横驰骋，所向披靡，用无与伦比的神奇伟力矗起一座崭新的帝国——元代王朝。

然而，只过了 97 年，这个王朝就如久病不治的垂暮老人，腥风血雨之中，油干灯枯，气数殆尽，无可奈何地离去了。

与此同一天，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——大明帝国，似地平线下面的一轮朝阳，以雷霆万钧之力，石破天惊之势，不可遏制地挣脱暗夜和云嶂的羁绊，勃然崛起于东方的天际，用熊熊燃烧着的万丈火焰，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自己的诞生！

初开的太阳是何等的瑰丽、辉煌啊！

山川、大地、江海、湖泊，都在为这个精灵的诞生而祝福，而欢呼，而吟唱着重复了千遍万遍、千年万年的赞美诗。

这真是一个“黄道吉日”：蓝天白云，风和日丽，空气氤氲。

应天（今江苏省南京市）南郊外，人头攒动，如潮翻涌。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登极大典就要在这里隆重举行。

百年难遇的稀罕景观。应天城的父老们，谁不想一饱眼福，一睹开国皇帝的龙颜！只是他们百思不解：将要站在这个新王朝金字

塔尖上的人物,怎么可能是一个穷困潦倒、衣衫褴褛、横笛牛背的小牧童?一个捧着瓦钵、敲着木鱼、云游化缘的小和尚?小和尚与开国皇帝之间的距离是何等的漫长,何等的遥远啊!究竟是怎么画上等号的?难道是天意?是神话?

人们怀着好奇、神秘的心情,翘首企盼着、等待着,希望仪式早一点儿开始。可是,朱元璋——这场戏的主角还没有露面。

大约又等了2个时辰,随着震聋发聩的大乐之声轰然奏响,朱元璋的仪仗浩浩荡荡地走来了。

走来了,走来了,终于走来了——

他从濠州(今安徽凤阳县)钟离太平乡孤庄村走来。百年不遇的旱灾、蝗灾、瘟疫,已夺去了他父亲、母亲、大哥、嫂嫂等五个人的性命。他没有一捧掩埋亲人的泥土,没有一块做棺材的木板,是好心肠的邻居刘继祖见他太可怜,给了一小块地,安葬了亲人。此刻,虽然从他脸上再也看不到昔日悲恸欲绝的斑斑泪痕,但能抹去他记忆中江淮流域曾出现的千村霹雳,万户萧疏,新鬼悲哭,旧鬼烦怨的凄然景象吗?

走来了,走来了,终于走来了——

他从皇觉寺的破院里走来。一路上,仰天茫茫,侶影相将,“突朝烟而急进,暮投古寺以趋跽,仰穷崖崔嵬而倚碧,听猿啼夜月而凄凉。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,志落魄而侠伴。西风鹤泪,俄渐沥以飞霜,身如蓬逐风而不止,心滚滚而沸汤”(朱元璋语)。受尽了人间屈辱,尝遍了世时艰辛。

走来了,走来了,终于走来了——

他告别了打钟、击鼓、上香、扫地、洗衣、做饭、打架、挑水的佛门生涯,扔掉了穿了八年的破衲衣,戴了八年的破箬帽,用了八年的瓦钵和木鱼,毅然投奔于起义军首领郭子兴的队伍。因他智谋过人,作战勇敢,赢得了郭子兴元帅的宠信,不仅连连提拔重用他,甚

至把自己的养女马氏也嫁给了他。他再也不是当年的那副穷酸相了，而是身价百倍的“乘龙快婿”朱公子了。

走来了，走来了，终于走来了——

如同猛虎逃离了铁笼，雄鹰冲出了山谷，他带着精心挑选出来的 24 名英才，离开了尔诈我虞、凶多吉少的是非之地濠州，挣脱了郭子兴及其他凡位元帅的制肘，独辟蹊径，另起炉灶，纵横驰骋，施展抱负，一种崇高、神圣、恢宏的志向鼓舞着他，激荡着他。于是，他用了五年时间，一举攻克了定远、滁州、和州、集庆（今南京市）、镇江、长兴、常州、宁国、江阴、常熟、徽州、池州、扬州等地后，带着数十万威武之师、胜利之师，走来了。

走来了，走来了，终于走来了——

他从烟波浩渺、火光弥天的鄱阳湖走来。在那场具有历史意义、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性一仗中，他击败了实力最强（拥有 60 万水军）、野心最大（已自称汉王）、雄踞江南的最强硬的对手——农民起义军首领陈友谅。他一把火把陈友谅的数百艘战舰化为灰烬，他略施小计，使陈友谅的数 10 万大军葬身湖底，而且连陈友谅本人也在这场空前激烈的搏杀中中箭身亡。

走来了，走来了，终于走来了——

他从吴王张士诚的京都平江（今江苏苏州）走来。他攻取了张士诚占据的所有地区：泰州、徐州、淮安、宿州、湖州、杭州，并将誓死不降的张士诚用乱棒打死。

走来了，走来了，终于走来了——

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，自公元 1352 年闰三月投奔郭子兴开始，他用了 15 年的时间，风雨兼程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方——为他举行登极大典的应天南郊外。

时势造就了他，历史选择了他。

他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开国皇帝相比，都毫不逊色。

他兼有秦始皇嬴政的韬略，汉高祖刘邦的大度，隋文帝杨坚的胆识，宋太祖赵匡胤的勇武，元始祖忽必烈的坚韧。但同时，他又没有秦始皇嬴政的暴戾，没有晋武帝司马炎的骄纵，没有唐高祖李渊的贪恋美色。

他指点江山，定鼎中原，将无数角逐天下、比自己强大得多的英雄豪杰玩于股掌之中，将无数满腹经纶、运筹帷幄的英贤才子集聚于自己的麾下。其得心应手的程度，犹如春风拨弄柳条一般娴熟自如。

走来了，走来了，终于走来了——

他带着凡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苦难经历，带着许许多多绝处逢生、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，带着亲贤纳谏、宽厚仁义的王者风度，带着震古烁今、超然盖世的雄才大略，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，迈着稳健持重的步子，一步一步走上了祭坛。

祭坛是事先修筑好的，既气派，又考究：高三丈，长四丈，宽五丈，是按古时的三才、四肘、五行的说道设计的。坛分上、中、下三层，上圆为天，下方为地，中正为人。坛上插着的五彩缤纷的旗帜也很有来历：按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划分，西方属金，色白，插白旗 12 面；东方属木，色青，插青旗 12 面；北方属水，色黑，插玄旗 12 面；南方属火，色赤，插赤旗 12 面；中央属土，色黄，插黄旗 12 面。祭坛上层按八卦划分，插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旗 8 面。四边按 28 宿划分，分别插 28 面旗帜。坛顶按天干划分，插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旗 10 面。坛跟按地支划分，插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旗 12 面。除了名目繁多的旗帜外，祭坛上还设有三皇五帝位，皇天后土、日月星辰、雷雨风云、三山五岳、四海八方之神，以及轩辕、尧、舜、商汤、周武之灵和历代圣君。

朱元璋站在祭坛上，激动而不失威严地环视着坛下一眼看不到边的臣民们。臣民们也都把兴奋、好奇的目光齐心地聚在他身

上，似乎要印证一下他们心目中的“龙天子”与眼前的“真龙天子”的形象是否吻合。哦，身躯伟岸，骨骼奇峻，脸膛黑红，高额头，粗眉毛、大鼻子、大眼睛，大耳朵，大下巴。真乃是天庭饱满，地阔方圆，大福大贵之人，真龙天子是也。臣民们折服了，满意了。

仪式开始了！

按照事先精心的安排，先行祭天礼，后行祭地礼，再行祭祖宗皇帝礼。最后“天子”上座，受百官朝贺，行君臣礼。每行一种礼，坛下的乐师们就演奏一种乐曲，行祭天礼时奏大乐，行祭地礼时奏太平乐，行祭祖宗皇帝礼时奏礼稷乐，行君臣礼时奏中和乐。而且有和声郎击戏竹伴唱，有舞郎随之起舞。乐声、歌声、舞蹈融汇交织在一起，庄严神圣，气势宏廓，撼人魂魄。把帝王君临天下韵威严、“上苍”授予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，渲染得淋漓尽致，神化得无以复加。

祭礼毕，太史官刘基朗声宣读国号大明，建元洪武，改这年元顺帝 28 年为大明洪武元年，以应天为京师。接着，他双膝跪地，代朱元璋诵读祝文：

洪武元年岁次戊申，正月壬申朔，越四月乙亥，天下大元帅皇帝臣朱元璋，敢昭告于皇天后土，日月星辰。风云雷雨，天神地祇之灵日：“天地之威，加于四海，日月之明，昭于八方，云雷之势，万物咸生，雨露之恩，万民成仰。伏以上天生民，俾以司牧，是以圣贤相承，继天立极，抚临亿兆。尧舜相禅，汤武吊伐，行虽不同，受命则一。今胡元乱世，宇宙昏蒙，四海有蜂蛮之忧，八方有蛇蝎之祸。群雄并起。使山河瓜分，寇盗齐生，致鞋坤弃天。臣生于淮河，起自濠梁，提三尺利剑以聚英豪，统万众一心而救困苦。托天之德，驱一队以破肆毒之东吴，仗天之威，连千艘以诛枭雄之北汉。因苍生无主，为群臣所推，臣承天之基，即帝之位，恭为天吏，以治万民。今改元

洪武，国号大明，仰仗明威，扫尽中原，肃清华夏，使乾坤一统，万姓咸宁。沐浴虔诚，齐心仰告，专祈协赞，永荷洪庥。尚飨！

刘基读完祝文，朱元璋领着文武百官走到坛的正中，向天地祭祷。坛下乐声又起，和声郎击打着戏竹，随之引吭高歌：

昊天苍兮穹窿，广覆栽合庞洪！
建门丘兮国之阳，合众神兮来临之同。
念蝼蚁兮撼衷，莫自期兮感通！
思神来兮金玉其容，驭龙鸾兮乘云驾风！
顾南郊昭格，望至尊兮崇崇。

歌声止，文武群臣，都城父老，扬尘舞蹈，三呼万岁。声涛滚滚，犹如巨浪排空；人海沸腾，恰似翻江倒海——仪式达到了最高潮。

在一片欢呼声中，朱元璋率儿子和文武百官，祭告宗庙，献上表文和玉玺，追尊早已故去的四代先辈为皇帝、皇后。

又是一个黄道吉日，朱元璋在正宫奉天殿正式受百官朝贺，并大封功臣：封徐达为魏国公右丞相，李善长为辅义侯左丞相，常遇春为郑国公大将军，邓愈为卫侯左将军，汤和信侯右将军，胡大海靖安侯，花云崇海侯，郭英平凉侯，耿再成东平侯，沐英颖川侯。对死难的高级将领以及元朝投降过来的一班将领，也都予以加封。一时间，京城里平添了成百上千家新贵族。朝廷上下，京城内外，弹冠相庆，热闹非凡，一派欢天喜地、歌舞升平的新气象。

接着，朱元璋指使文臣代他起草了一道文告，遣使送往东亚诸国。文告写道

：

朕惟中国之君，自宋运既终，天命真人于沙漠，入中国为天下

主，传及子孙，百有余年，今运亦终。海内土疆，豪杰分争，朕本准右庶民，荷上天眷顾，祖宗之灵，遂乘逐鹿之秋，致英贤于左右。凡两淮、两浙、江东、江西、湖、湘、汉、沔、闽、广、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，各处寇攘，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，四方戡定，民安田里。

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，尊朕为皇帝，以主黔黎。

勉循众请，于吴二年正月4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阴，即皇帝位于南郊。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，建元洪武。恭诣太庙，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。立大社大稷于京师。册封马氏为皇后，立世子标为皇太子。

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

明室已经奠基，帝位已经确立，文告已布天下，朱元璋已成为称孤道寡的合法皇帝了。

历史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……

新的统治者又重蹈着前人的覆辙……

第一章 两个太阳

1

夜阑人静，万籁无声。喧闹了一天的京都，在长江的怀抱里安然地熟睡了。冷寂的夜空里，偶尔传来几声鸟鸣，使京都的夜越发显得幽静安谧。

朱元璋还没有入睡。他在悬挂着的一幅中国地图前久久地伫立着。烛光映在他眉头紧蹙、神色严峻的黑脸膛上，像一尊凝固不动的雕塑。

黄袍加身以后，他时常睡不着觉，而且变得郁郁寡欢、战战兢兢起来，他感到自己好像在做着一场梦，一场奇特荒诞的梦。他不敢相信当初只是为了混碗饭吃而投奔起义军的小和尚，十几年光景竟能成就如此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，不敢相信曾经是一文不名、只读了几个月私塾的农家苦孩子竟会蟾宫折桂，一跃而攀登到如此吓人的高度。如同小孩子爬云梯一样，爬的时候，兴趣盎然，手忙脚乱，两眼只顾往上看，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。当一口气儿爬到顶端时，蓦然回首，这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实际位置——离地面是那么遥远。禁不住“呀”地一声，倒吸几口凉气，怀疑自己刚才是怎么爬上来的，甚至担心会摔下去，摔得鼻青脸肿，头破血流。朱元璋此时的心态，与小孩子爬云梯的心态颇为相似——尽管他已是41岁

的不惑之人了。

他这种心态，反映了他头脑的清醒和冷静。

他深知，虽然自己作了皇帝、但大功并未告成。长江以北的半壁江山现在仍控制在元朝手中。那个名字很绕口、很难记的元顺帝妥孛帖木儿，还在元大都的金銮殿里发号施令，他手下还有百万大军盘踞在各关隘要地，要扫除他们，绝非翻掌之易。他担心这个时候自己任何一点儿懈怠，往何一点儿疏忽，任何一点儿闪失，都可能酿成千古大错：不是被对方吃掉，导致功亏一篑、毁于一旦的悲剧，就是出现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南北朝长期对峙的格局。

“天上不能有两个太阳，中国不能有两个皇帝！”朱元璋自信他将是天上唯一的太阳，中国唯一的皇帝。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他才时时敦促自己必须战战兢兢，必须万无一失。

地图前的他，仍默默地伫立着。只有深邃、睿智的双眸迟疑地一遍又一遍地掠过图上标示出的一个个地名。偶尔点点头，或摇摇头，偶尔伸出手指比量着图上的距离。

他在精心谋划着给妥孛帖木儿最后一击的北伐战争，

他完全进入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周围的一切都没有了，连自我也不存在了，大脑里的每个细胞。身上的每根神经，只有北伐，北伐，北伐！

他深知：战争的胜利决不会都是由机会和幸运造成的，它常常是深思熟虑、精心运筹的结果。运筹时差之毫厘，就有可能导致整个战争的失败。所以，十几年来，大到与陈友谅 60 万水军决战，小到拔取一村一寨，他都悉心筹划，反复斟酌，直到满意为止。何况这场关系重大的北伐战争呢？

东方破晓，晨光微熹。

朱元璋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

2

战争的轮子在他脑子里飞速旋转了几个昼夜后，他决定召开高级军事会议，专门研究讨论北伐问题。

参加会议的有李善长、刘基、宋濂等文臣，有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傅友德、廖永安、胡大海、汤和、花云、吴良、吴楨、费聚、耿再成、耿炳文、唐胜宗、陆仲亨、华云龙、郭兴、郭英、张龙、陈桓、谢成、李新材、张赫、周铨、周德兴等武将。

这些人都是朱元璋的同乡。十几年来，他们为朱元璋运筹于帷幄，驰骋于沙场，出生入死；屡建功勋，成为杰出的幕僚和将帅。朱元璋正是靠了这些人的辅佐，才得以一步一步登上皇帝的宝座。

此时，他们看到的是悬挂在会议大厅正中墙上的巨幅作战地图，关心的是长江以北那片还属于元朝的土地，而没有看到遥远的隐在历史云雾中的那幕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大悲剧（朱元璋北伐胜利后，恐惧他们功高权重，担心将来继承帝位的儿孙们难以驾驭，便对他们下了毒手，除常遇春死于远征漠北的途中、汤和见势不妙主动请求解甲归田外，其余不是被革官罢职，沦为庶民，就是被处死）。

会议开得很热烈，文臣武将们畅所欲言，各抒己见，无拘无束。因为这个时候，他们与朱元璋更多的是兄弟、战友的情谊，而很少君君臣臣的等级界限。

会议出现了两种战略：一种是迂回战略，一种是“猛虎掏心”战略。尤以“猛虎掏心”战略呼声最高，为首的便是猛将常遇春。

这位容貌奇伟、勇力绝人、猿臂善射、胆壮气豪的张飞式的将军，打着有力的手势，喷着唾沫星子，将他的“猛虎掏心”战略说得

天花乱坠。他扯着大嗓门说道：“元朝气数已尽，是秋后的蚂蚱——蹦雕不了几天了。元顺帝名义上是个皇帝，实际说话没有几个人听，各路元军只顾争夺兵权，抢占地盘，谁也不尿谁。趁着他们打内战的空儿，我们由江淮北上，直捣元大都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现在，南方已经平定，兵力充足，以我百战百胜的精锐之师，一举攻克大都，是不成问题的。大都攻下后，再分兵往开打，要不了几天，元军就彻底完蛋。你们说，是不是这个理？”

双方争论了大半天，争得面红耳赤，谁也说服不了谁，谁都认为自己说得对。

人们都把目光聚在朱元璋身上，等着他一锤定音。

“我赞成采取迂回战略！”朱元璋开门见山地表态。接着他指出了直攻大都的危险性。“元大都经营了百年，防御工事坚固，假如我们孤军深入，一时攻打不下，屯兵于坚城之下，时间长了，粮秣接济不上，元朝的援军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我军进不能战，退不能守，处境必定危险。那种认为我军直攻元大都，各地元军不会救援的看法是不妥的。现在，挑们内部虽然争斗得不可开交，但是，当感到我们直接危害到他们的利益，是他们最大的对手后，他们就会把自家内部的问题放一放，先联合起来，共同对付我们。”

朱元璋见许多将领点头赞同，停顿了片刻，继续说道：

我看，这次北伐，不如用砍树的办法，先去枝计，再挖老根。睽溟体说来，就是先取山东，撤掉元大都的屏风；然后回师下河南，剪断它的羽翼；再进踞潼关，占领它的门户。这样，东、西、南三面的军事、要地都在我军手里后，就可以进攻宽元大都，那时候，元大都势孤援绝，自然不战可取了。大都既破，挥军向西，云中、九原以及关陇，都可席卷而下。

诸将领为朱元璋这一稳扎稳打，步步推进。逐渐扩大的战略而叹服。他们感到这一战略的好处是：占领地和后方联结在一起，人

力和粮饷的补给线控制在自己手里,而且以自己的优势兵力,集中打击敌人分散的兵力,可以说是稳操胜券。即便是有什么不测,也因为有着稳固的占领地作后盾。不会有太大的损失。

“伯任以为如何?。刀朱元璋征求着常遇春的意见。

常玉春也点头称好。

朱元璋道:“此次北伐,关系重大,非同儿戏。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尽管讲出来,不要以为是我说的就一定都好。古人说,智者千虑,必有一失;愚者千虑,必有一得,何况诸位都不是愚者。”

徐达微微一笑道:“绝非我等奉迎,我皇深谋远虑,比之我辈明显计高一筹,我从心里佩服。”

常遇春接着说:“细细想来,我的意见有些轻敌冒进,急于求成,犯了兵家大忌,实在不可取。”

见徐、常二将军赞同他的计划,朱元璋离开座位,健步走到会议亭正面墙壁上悬挂的地图前,一边指着地图上的位置,一边讲述具体的作战部署。

他说:“实施这一战略行动,可分4步棋来走。第一步,我主力由江淮北上攻略山东,得手后,转兵进攻河南。攻占河南后,暂不西进,攘伊洛潼关而守,再挥师北上。

“第二步,主力由河南循御河(今卫河)经临清、长芦、通州攻元大都(今北平),消灭元室或驱逐元势力于长城以北,然后据宋长城险隘,转取奉(今陕西)晋(今山西)。

“第三步,主力由大都南下攻略山西,消灭或驱逐扩廓帖木儿的军队,再进军关中攻略陕甘,消灭李思齐、张思道的残余势力。

“第四步,我若不能将元势力就地消灭,或元军慑于我声威不战而逃,一般情况下,只能逃往上都和林(今蒙古国乌兰巴托西南)。我则还须进军漠北,将其彻底荡平为止。”

讲述完具体的作战部署后,朱元璋回到座位上,宣布北伐军统

帅部人员任命名单。

任命的人员，是朱元璋和刘基事先经过慎重研究，精心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将领。

徐达用兵持重，能征惯战，言简虑精，悉超群英，被诸将敬若神明。朱元璋对他也非常佩服和倚重，与他“宴兄欢饮，有布衣兄弟称”。这种纯真美好的感情是从14年前濠州城那个令他终生难忘的夜晚开始建立起来的。

那天晚上，比他小四岁的徐达见左右无人，便悄声对他说：“郭子兴、孙德崖这几个元帅，目光短浅，心胸狭窄，成不了大气候。与他们共事，凶多吉少，不是自相残杀而死，就是被元军分化瓦解、各个击破而亡。你不是想成就大业么？何必郁郁寡欢，久居人下？”

朱元璋叹口气说：“我初来乍到，羽毛还没丰满，不便远走高飞啊。再说，郭元帅对我不薄，不但提拔重用我，还把养女嫁给了我。我应全力帮衬他才是，如果离开他，他的处境就更困难了。”

徐达劝说道：“郭子兴、孙德崖、彭大、赵均用这几个元帅互相牵制，互相斗狠，早晚要闹翻的，你夹在他们中间，万一不慎，祸及自身，到那时就悔之晚矣。不如这时候来个金蝉脱壳，离他们远远的，自己单独干！”

朱元璋思忖了一会儿，呐呐地说：“金蝉脱壳倒是个好主意，只是怎么才能脱得掉呢？弄不好，招人怀疑反把事情弄糟了。”

徐达凑近朱元璋的耳旁，压低声音说道：“我倒有个脱身之计。郭元帅是定远人，而今定远还在元军手里。如果借攻定远这个理由，把队伍拉出去，郭元帅不会不答应。这样，你就可以离开此地，远走高飞了。”

朱元璋面带难色，沉吟半晌道：“我手下的700个士卒都是我从家乡招募来的，若是带他们离开，目标太大，郭元帅会怀疑我另起炉灶。”

“这不难办，”徐达说，“兵不在多，而在精。700人中，真正有用的不过二十几人。你不妨挑二十几人带走。摸余的全部留给郭元帅，他就不会怀疑了。”

朱元璋认为徐达的话言之有理，当即表示以此计而行。

第二天朱元璋把自己的想法禀报了郭元帅。郭元帅欣然同意。

朱元璋挑选了24人，离开濠州，远略定远，自此而发迹。若不是徐遮献脱身之计，谁是明朝或其他什么朝的开国皇帝，就难说了。

使朱元璋敬佩的还有徐达的才干和品性。从谋定远，政滁州，下南京，到克常州、苏州以及鄱阳湖大战，无一次不是徐达参与指挥，可谓功高日月了。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从不屈功自傲，从不越雷池一步。朱元璋越是信任他，他越是谦恭谨慎。在朱元璋心目中，他是最可靠、最放心的人。于是，任命他为征虏大将军，统帅25万人马北伐，便是朱元璋最合适的安排。

谁作副将军呢？

朱元璋选择了常遇春。

这位绿林出身的将领，论功绩，与徐达不相上下。他作战勇猛，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所向无敌。他曾毫不谦虚地说：“我能统率10万精兵，打败天下所有的敌手。”因此，人们给他取了个美名：常十万。

然而，常十万勇力有余，智谋不足。公元1366年7月，朱元璋令其率部攻取浙西，临行前，朱元璋与他商议作战部署。他提出了直接进攻张士诚统治中心平江的主张（与北伐会议上提出直攻元大都的主张颇为相似）。他说：“驱赶枭鸟必先捣毁他的巢窝，驱赶老鼠必先薰它的洞穴，这次出兵应当直捣平江？平江一攻破，其余，诸城可不战而下。”朱元璋当即纠正说：“张士诚是盐贩出身，他和